

文淵閣

影印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〇四〇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癸辛雜

前 後 續 別

隨東歸山山遂樂輟
隱南潛房居昌郊
漫紀隨新雜私
耕

識集集集集錄聞志筆話錄語錄

宋周密撰……………一

宋陳世崇撰……………一六五

元不著撰人……………一九九

元劉祁撰……………二二三

元蔣正子撰……………三三一

元楊瑀撰……………三四三

元鄭元祐撰……………三七九

元姚桐壽撰……………三九七

明陶宗儀撰……………四〇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癸辛雜識前集

評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慎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錄監生臣黎士烜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癸辛雜識

小說家類一

雜事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癸辛雜識前集一卷後集一卷續集二卷別集二卷宋周密撰密有武林舊事已著錄是編以作於杭州之癸辛街因以爲名與所作齊東野語大致相近然野語無考証舊文此則辨訂者無多亦皆非要義野語多記朝廷大政此則瑣事雜言居十之九體例殊不相同故退而列之小說家從其類也明商維濟裨海所刻以齊東野語之半誤作前集以別集誤作後集而後集續集則全闕又併其自序佚之後烏程閻元衡於金閨小肆中購得抄本毛晉爲刻入津逮秘書始還其原帙書中揚凝式僧淨端一條與野語重出蓋刪除未盡周弼陀入冥劉朔齋再娶二

欽定四庫全書

癸辛雜識前集

條並附注衡按云云蓋閔氏所加海鯨兆火

一條附注不題名字核其語意殆亦閔語也

書中所記頗猥雜如姨夫眼眶諸條皆不足

以登記載而遺文佚事可資考據者實多究

在報耕錄之上所記羅椅董敬庵韓秋巖諸

人於宋末講學之弊言之最悉其引沈仲固

語一條周平原語一條尤言言炯戒有關於

世道人心正未可以小說忽之矣都穆南濠

詩話曰吳興唐廣手錄癸辛雜識見其中載

方萬里穢行之事意頗不平是夜夢方來曰

吾舊與周生有隙故謗我幸爲我暴之云云

夫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使密果誣穢方固不

應有元一代無一人爲回訟寃至明而其鬼

忽靈者其說荒唐殆不足辨且密爲忠臣回

實叛賊即使兩人面質人終信密不信回也

况恍惚夢語乎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癸辛雜識序

坡翁喜客談其不能者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聞者絕倒洪景廬志美堅貪多務得不免妄誕此皆好奇之過也余卧病荒閒來者率野人畸士放言善謔醉談笑語靡所不有可喜可噩以警以懲或獻一時之笑或起千古之悲其見紹者固不少然求一二於千百當亦有之暇日萃之成編其或獨夜遐想舊朋不來展卷對之何異平生之友相與抵掌劇談哉因竊自歎

欽定四庫全書

癸辛雜識前集

邇齋

欽定四庫全書
癸辛雜識前集
宋 周密 撰
胎息
東坡云養生之方以胎息爲本此固不刊之語更無可議但以氣若不閉任其出入則渺綿滉漭無卓然近効待其兀然自住恐終無此期若閉而雷之不過三五十息奔突而出雖有微暖養下丹田此一於迂決非延世之術近日沈思似有所得蓋因看孫真人養生門中調氣第五篇反復尋究恐是如此其畧曰和神之道當得密室閉戶安床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卧瞑目閉氣於胸膈間以鴻毛著鼻上而不動經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則寒暑不能侵蜂蠆不能毒壽三百六十歲此鄰於眞人也此一段要訣且靜心細意字字研究看既云閉氣於胸膈中令鼻端鴻毛不動初學之人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恐是元不閉鼻中氣只以

意堅守此氣於胸膈中令出入息似動不動氤氲縹緲如香爐蓋上烟湯瓶甬上氣自在出入無呼吸之重煩則鴻毛可以不動若心不起念雖過三百息可也仍須一切依此本訣卧而為之仍須真以鴻毛粘著鼻端以意守氣於胸中遇欲吸時不免微吸及其呼時不免微呼但任其氣氤氲縹緲微微自出盡氣平則又呼吸如此出入元不斷而鴻毛自不動動亦極微覺其極微動則又如意抑勒之以不動為度雖云抑勒然終不閉至

欽定四庫全書

養年續前集

數百息出者多則內守充盛血脈流通上下相灌輸而生理備矣予悟此玄意甚以為奇又記張安道養生訣云此法比之服藥其力百倍非言語所能形容其訣大畧具於左

每日以子時後

三更三四點至五更以來

披衣坐

床上擁被生亦可

面東

或南盤足坐叩齒三十六通握固

兩手指指第三指手文或以四指都

握指兩手柱

閉息

閉息最是道家要妙先須閉目靜慮掃除妄思想使心源湛然

諸念不起自覺出入調勻細微即

閉口并鼻不令出氣方是工夫

內視五臟肺白肝

青脾黃心赤腎黑

當先求五臟圖或烟蘿子之類常掛於壁上使日常熟識六臟六腑

之形也次想心為炎火光明洞徹入下丹田中

丹田在臍下三

寸待腹滿氣極則徐徐出氣

不得令耳聞聲候出息勻調即

以舌攪唇齒內外漱煉津液

若有鼻涕亦須漱煉不可嫌其鹹漱煉良久自

然甘美此即真氣也

未得嚥下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

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嚥下

以氣送下丹田中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

聲徑入丹田中又依前法為之凡九閉息三嚥津而

欽定四庫全書

養年續前集

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脚心

此涌泉穴上微頂門氣訣之妙

及臍

下腰脊間皆令熱徹

徐徐摩之微汗出不妨不可喘

次以兩手摩熨

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按捏鼻梁左右五七次梳頭

百餘梳散髮而卧熟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易惟在長久不廢即有深功且試行二

十日精神便自不同覺臍下實熱腰脚輕快面目有

光久之不已去仙不遠但當存閉息使漸能持久以

脈候之五至為一息某近來漸閉得漸久每一閉一

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
多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則反爲害也慎之慎之
又須常節晚食令腹中寬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
時時閉目內觀漱煉津液嚥之摩熨耳面以助真氣
但清淨專一即易見功矣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三
一忿躁二陰險三貪慾道家胎息之法以玄牝爲鼻
鼻者氣之所由出入以爲息也佛藏中有安盤守意
經云其法始於調身簡息以謂凡出入鼻中而有聲
者風也雖無聲而結滯不通者喘也雖無聲亦不結
滯而猶粗悍不細者氣也去是三者乃謂之息然後
自鼻端至臍下一二數之至於十周而復始則有所
繫而趨於定則又數以心隨息聽其出入如是反復
調和一定而不亂則生滅道斷一切三昧無不見前
道士陳彥真常教人令常寄其心納之臍中想心火
烈烈然下注丹田如是坐卧起居不廢行之既久覺
臍腹間如火則舊疾盡去矣

陳聖觀夢

咸淳甲戌秋余爲豐儲倉時陳聖觀過予爲言邊報日
急余以鄉曲通家故因問扣之聖觀慨然引入小室曰
時事將不可爲矣某春首常夢至一大宮殿若常日朝
參處殿上皆垂簾寂無人聲既而稍近簾窺之見御榻
上一異物踞之或龍或虎之類陳不詳言其傍則有小兒服斬衰之
衣余遂驚寤今嗣君尚幼方居先帝之喪此小兒衰服
之驗其不祥莫甚焉天下事去矣余意其夢事不足信

然是歲之冬果有透渡之事

透渡即宋之北狩也

改春州爲縣

春州瘴毒可畏凡竄逐黥配者必死虛多遜貶朱厓知
開封府李符言朱厓雖在海外水土無他惡春州在內
地而至者必死望改之後月餘符坐事上怒甚遂以符
知春州至州月餘死元豐六年王安石居相位遂改春
州爲陽春縣隸南恩州既改爲縣自此獲罪者遂不至
其地此仁人之用心也

吳興園圖

吳興山水清遠昇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其俊秀安禧王府第在焉尤爲盛觀麗城中二溪水橫貫此天下之所無故好事者多園池之勝倪文節經鉏堂雜志常紀當時園圖之盛余生晚不及盡見而所見者亦有出於文節之後今撫城之內外常所經遊者列於後亦可想像昨夢也

南沈尚書園 沈德和尚書園依南城近百餘畝果樹

欽定四庫全書

吳興縣志前集

六

甚多林檎尤盛內有聚芝堂藏書室堂前鑿大池幾十畝中有小山謂之蓬萊池南豎太湖三大石各高數丈秀潤崎嶇有名於時其後賈師憲欲得之募力夫數百人以大木構大架懸巨絙縋城而出載以連舫涉溪絕江致之越第凡損數夫其後賈敗官斥賣其家諸物獨此石卧泥沙中適王子才好奇請買於官募工移植其費不貲未幾有指爲盜賣者省府追逮幾半歲所費十倍於石遂復昇還之可謂石妖矣

北沈尚書園 沈賓王尚書園正依城北奉勝門外號北村葉水心作記園中鑿五池三面背水極有野意後又名之曰自足有靈壽書院怡老堂溪山亭對湖臺盡見太湖諸山水心嘗評天下山水之美而吳興特爲第一誠非過許也

章參政嘉林園 外祖文莊公居城南後依南城有地數十畝元有潛溪閣昔沈晦巖清臣故園也有嘉林堂懷蘓書院相傳坡翁作守多遊於此城之外別業可二

欽定四庫全書

吳興縣志前集

七

項桑林果樹甚盛濠濮橫截車馬至者數返復有城南書院然其地本郡志之南園後廢出售於民與李寶謨者各得其半李氏者後歸牟存齋

牟端明園 本郡志南園後歸李寶謨其後又歸牟存

齋園中有碩果軒大梨一株元祐學堂芳菲二亭萬鶴亭茶

雙杏亭桴舫齋岷峨一畝宮宅前枕大溪曰南漪小隱

趙府北園 舊爲安禧故物後歸趙德勤觀文其子春

谷文曜葺而居之有東蒲書院桃花流水薰風池閣東

風第一梅等亭正依臨湖門之內後依城城上一眺盡見具區之勝

丁氏園 丁總領園在奉勝門內後依城前臨溪蓋萬元亨之南園楊氏之水雲鄉合二園而爲一後有假山及砌臺春時縱郡人遊樂郡人遊樂郡守每歲勸農還必於此艤舟宴焉

蓮花莊 在月河之西四面皆水荷花盛開時錦雲百頃亦城中之所無昔爲莫氏產今爲趙氏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八

趙氏菊坡園 新安郡王之園也昔爲趙氏蓮莊分其半爲之前面大溪爲修堤畫橋榕柳夾岸數百株倒影水中如鋪錦繡其中亭宇甚多中島植菊至百種爲菊坡中甫二卿自命也相望一水則其宅在焉舊爲曾氏極目亭最得觀覽之勝人稱曰八面會家今名天開圖畫

程氏園 程文簡尚書園在城東宅之後依東城水濠有至游堂鷗鷺堂芙蓉涇

丁氏西園 丁葆光之故居在清源門之內前臨茗水築山鑿池號寒巖一時名士洪慶善王元勑俞居易均國器劉行簡曾天隱諸名士皆有詩臨茗有茅亭或稱爲丁家茅菴

倪氏園 倪文節尚書所居月河即其處爲園池蓋四至傍水易於成趣也

趙氏南園 趙府三園在南城下與其第相連處勢寬閑氣象宏大後有射圃崇樓之類甚壯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九

葉氏園 石林右丞相族孫溥號克齋者所創在城之東多竹石之勝

李氏南園 李鳳山參政本蜀人後居雪因創此爲游翔之地中有傑閣曰懷岷穆陵御書也

王氏園 王子壽使君家於月河之間規模雖小然曲折可喜有南山堂臨流有三角堂茗雪二水之所匯茗清雪濁水行其間畧不相混物理有不可曉者

趙氏園 端肅和王之家後臨顏魯公池依城曲折亂

植拒霜號芙蓉城有善慶堂最勝

趙氏清華園 新安郡王之家後依北城有林田二頃有清華堂前有大池靜深可愛

俞氏園 俞子清侍郎臨湖門所居爲之俞氏自退翁四世未及年告老各享高壽晚年有園池之樂蓋吾鄉衣冠之盛事也假山之奇甲於天下詳見後

已上皆城中園

趙氏瑤阜 蘭坡都承旨之別業去城既近景物頗幽後有石洞常萃其家法書刊石爲瑤阜帖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

趙氏蘭澤園 亦近世所葺頗宏大其間規爲葬地作大寺牡丹特盛未幾寺爲有力者撤去

趙氏繡谷園 舊爲秀邸今屬趙忠惠家一堂據山椒曰雪川圖畫盡見一城之景亦奇觀也

趙氏小隱園 在北山法華寺後有流杯亭引澗泉爲之有古意梅竹殊勝

趙氏蜃洞 亦趙忠惠所有一洞窅然而深不可測聞昔有蜃居焉

趙氏蘇灣園 菊坡所創去南關三里而近碧浪湖浮

玉山在其前景物殊勝山椒有雄跨亭盡見太湖諸山畢氏園 畢最遇承宣所葺正依迎禧門城三面皆溪其南則邱山在焉亦歸之趙忠惠家

倪氏玉湖園 倪文節別墅在峴山之傍取浮玉山碧浪湖合而爲名中有藏書樓極有野趣

章氏水竹塢 章南卿北山別業也有水竹之勝

韓氏園 距南關無二里昔屬平原郡從後歸余家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之曰南郭隱城南讀書堂萬松關太湖三峯各高數十尺當韓氏全盛時役千百壯夫移置於此

葉氏石林 左丞葉少蘊之故居在下山之陽萬石環

之故名且以自號正堂曰兼山傍曰石林精舍有承詔求志從好等堂及淨樂菴愛日軒躋雲軒碧琳池又有巖居真意知止等亭其隣有朱氏怡雲菴涵空橋玉澗故公復以玉澗名書大抵北山一徑產楊梅盛夏之際十餘里間朱實離離不減閩中荔枝也此園在雪最古

今皆沒於蔓草影響不復存矣

黃龍洞 與卞山佑聖宮相鄰一穴幽深真蜿蜒之所
宅居人於雲氣中每見頭角但歲旱禱之輒應真宗朝
金字牌在焉在唐謂之金井洞亦福地名山之一也

玲瓏山 在卞山之陰嵌空奇峻畧如錢塘之南屏及
靈隱鄉林皆奇石也有洞曰歸雲張有謙中篆書於石
上有石梁濶三尺許橫繞兩石間名定心石傍有唐杜
牧題名云前湖州刺史杜牧大中五年八月八日來及
紹興癸卯葛魯卿林彥政劉無言莫彥平葉少蘊題名
章文莊公有詩云短鋤長鑊出萬峯鑿開混沌作玲瓏
市朝可是無巖嶮更向山林巧用工

賽玲瓏 去玲瓏山近三里許近歲沈氏挾剔爲之大
率此山十餘里中間皆奇石也今歲皆蕪沒於空山矣
劉氏園 在北山德本村富民劉思忠所葺後亦歸之
趙忠惠

錢氏園 在毗山去城五里因山爲之巖洞秀奇亦可

喜下瞰太湖手可攬也錢氏所居在焉有堂曰石居

程氏園 文簡公別業也去城數里曰河口藏書數萬
卷作樓貯之

孟氏園 在河口孟無菴第二子既爲趙忠惠壻居雪
遂創別業於此有極高明樓亭宇凡十餘所

假山

前世疊石爲山未見顯著者至宣和艮岳始興大役連
輜輦致不遺餘力其大峯特秀者不特侯封或賜金帶

且各圖爲譜然工人特出於吳興謂之山匠或亦朱勔
之遺風蓋吳興北連洞庭多產花石而弁山所出類亦
奇秀故四方之爲山者皆於此中取之浙右假山最大
者莫如衛清叔吳中之園一山連亘二十畝位置四十
餘亭其大可知矣然余生平所見秀拔有趣者皆莫如
俞子清侍郎家爲奇絕蓋子清胸中自有邱壑又善畫
故能出心匠之巧峯之大小凡百餘高者至二三丈皆
不事鉅釘而犀珠玉樹森列旁午儼如羣玉之圃奇奇

怪怪不可名狀大率如昌黎南山詩中特未知視牛奇章爲何如耳乃於衆峯之間縈以曲澗甃以五色小石旁引清流激石高下使之有聲淙淙然下注大石潭上蔭巨竹壽藤蒼寒茂密不見天日旁植名藥奇草薜荔女蘿菟絲花紅葉碧潭旁橫石作杠下爲石渠潭水溢自此出焉潭中多文龜斑魚夜月下照光景零亂如窮山絕谷間也今皆爲力者負去荒田野草淒然動陵谷之感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四

艮岳

艮岳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損折之慮近聞汴京父老云其法乃先以膠泥實填衆竅其外復以麻筋雜泥固濟之令圓混日曬極堅實始用大木爲車致於舟中直俟抵京然後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慮此法奇甚前所未聞也又云萬歲山大洞數十其洞中皆築以雄黃及盧甘石雄黃則辟蛇虺盧甘石則天陰能致雲霧滃鬱如深山窮谷後因經官拆

賣有回回者知之因請買之凡得雄黃數千斤盧甘石數萬斤

砲禍

趙南仲丞相溧陽私第常作團豢四虎於火藥庫之側一日焙藥火作衆砲儼發聲如震霆地動屋傾四虎悉斃時盛傳以爲駭異至元庚辰歲維揚砲庫之變爲尤酷蓋初焉製造皆南人囊橐爲奸遂盡易北人而不諳藥性碾硫之際光燄儼起既而延燎火搶奮起迅如驚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蛇方玩以爲笑未幾透入砲房諸砲併發大聲如山崩海嘯傾城駭恐以爲急兵至矣倉皇莫知所爲逮至百里外屋瓦皆震號火四舉諸軍皆戒嚴紛擾凡一晝夜事定按視則守兵百人皆糜碎無餘楹棟悉寸裂或爲砲風扇至十餘里外平地皆成坑谷至深丈餘四比居民二百餘家悉罹奇禍此亦非常之變也

牛女

七夕牛女渡河之事古今之說多不同非惟不同而二

星之名莫能定荆楚歲時記云黃姑織女時相見太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牽牛爲黃姑然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繁繁黃姑女耿耿遙相望若此則又以織女爲黃姑何耶然以星厯考之牽牛去織女隔銀河七十二度古詩所謂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又安得如太白相去不盈尺之說又歲時記則又以黃姑即河鼓爾雅則以河鼓爲牽牛又焦林大斗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

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謂之織女晉天文志云河鼓三星即天鼓也牽牛六星天之關梁又謂之星紀又云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漢天文志又謂織女天之貞女其說皆不一至於渡河之說則洪景廬辨析最爲精當蓋渡河乞巧之事多出於詩人及世俗不根之論何可盡據然亦似有可怪者楊纘繼翁大卿倅湖日七夕夜其侍姬田氏及使令數人露坐至夜半忽有一鶴西來繼而有鶴千百從之皆有仙人坐其背如

畫圖所繪者綵霞絢繁數刻乃沒楊卿時已寢姬急報起而視之尚見雲氣紛郁之狀然則流俗之說亦有時而可信耶

葦毒

葦草類皆幽隱蒸濕之氣或蛇虺之毒生食之皆能害人而好奇者每輕千金之軀以嘗試之殊不可曉夷堅志所載簡坊大葦及金谿田僕食葦一家嘔血隕命六人邱岑幸以痛飲而免蓋酒能解毒故耳又靈隱寺僧

得異葦甚大而可愛獻之楊郡王王以其異遂進之上方既而復賜靈隱適貯葦之器有餘漚一犬過而舐之跳躍而死方知其異而棄之此事關涉尤大近得耳目所接者兩事併著爲口腹之戒嘉定乙亥歲楊和王墳上感慈菴僧德明遊山得奇葦歸作糜供衆毒發僧行死者十餘人德明亟嘗糞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死不污至膚理拆裂而死至今楊氏菴中尚藏日本度牒其年有久安保安治象等號僧銜有法勢大和尚威儀

從儀少屬少錄等稱是歲其國度僧萬人定心姓平氏
日本國京東路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光勝寺僧也咸淳
壬申臨安鮑生姜巷民家因出郊得佳簞作羹恣食是
夜隣人聞其家撞突有聲久乃寂然疑有他故遂率衆
排闥而入則其夫婦一女皆嘔血殞越倚壁抱柱而死
矣案間尚餘杯羹以俟其子適出未還幸免於毒嗚呼
殆哉

呼名怖鬼

欽定四庫全書
宋李維城前集
劉胡面黝黑似胡蠻人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
楊大眼威聲甚振淮泗荆沔之間童兒啼者呼云楊大
眼至即止將軍麻秋有威名兒啼輒呼麻秋來即止檀
道濟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以禳鬼江南人畏桓康以
其名怖小兒且圖其形於寺中病瘧者寫其形帖床壁
無不立愈

閩鄣二廟

嘉熙庚子歲先子爲閩漕幹官時方公大琮爲計使特

加禮敬一臺之事悉委之先是郡中有富沙大尉祠頗
爲鄉民所信至是投牒乞保奏丐封額時方久旱先子
遂書牒云本路正茲閔雨神能三日內爲霖當與保奏
方公笑語吏魁曰汝可以運幹所擬白之於神吏敬錄
其語往祠所焚之次日大雨連雨晝夜境內沾足遂從
其請竟獲封侯而里人以周公能通神明作歌美之且
刻梓書其事鬻於市焉乙卯歲先子守鄣江以貢士院
敝甚遂一新之院內舊有土神七姑廟在焉先子素剛
介併欲撤去且命鑿二井以便汲既而得泉皆汙濁不
堪用監修判官周頡及吏魁賴良者白曰土神廟貌已
久州人賴之今既與院中無所妨欲姑存之先人謾答
云神若能令二井清冷則可官吏因往白太守語次日
落成吏欣然走告曰井水已可食矣試命汲之清冷佳
泉也於是併爲葺其祠焉此二事余所目擊

健啖

趙溫叔丞相形體魁梧進趨甚偉阜陵素喜之且聞其

飲啖數倍常人會史忠惠進玉海可容酒三升一日召

對便殿從容問之曰聞卿健啖朕欲作小點心相請如

何趙悚然起謝遂命中貴人捧玉海賜酒至六七皆飲

醕繼以金柅捧籠吹百枚遂食其半上笑曰卿可盡之

於是復盡其餘上爲之一笑其後均役南暇日欲求一

客伴食不可得偶有以本州兵馬監押某人爲薦者遂

召之燕飲自早達暮賓主各飲酒三斗猪羊肉各五觔

蒸糊五十事趙公已醉飽摩腹而監押者屹不爲動公

欽定四庫全書

癸辛雜識前集

子

云君能尚飲否對曰領鈞旨於是再進數勺復問之其

對如初凡又飲斗餘乃罷臨別忽聞其人腰腹間甚然

有聲公驚曰是必過飽腹迸裂無疑吾本善意乃以飲

食殺人終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鈴下老兵往問曰典客

已持謁白曰某監押見畱客次謝筵公愕然延之扣以

夜來所聞踴躍起對曰某不幸抱飢疾小官俸薄終歲

未嘗得一飽未免以革帶束之腹間昨蒙宴賜不覺果

然革條爲之迸絕故有聲耳

科舉論

淳熙間趙溫叔丞相常力薦郭明復劉光祖楊輔之謂

皆省殿試前列且云大好士人壽皇宣諭云朝廷用人

以才安論科第科第不過入仕一途耳溫叔唯唯而退

越日御製科舉論其畧謂近世取士莫若科場及至用

人豈當拘此詩賦經義學者皆能爲之又何足分輕重

乎夫科場之弊於文格高下但以分數取之眞幸與不

幸耳至於廷試未嘗有黜落者盡以官貨命之才與不

欽定四庫全書

癸辛雜識前集

子

才者混矣是科場取士之弊也夫用之弊在乎人君擇

相之不審至於懷姦私壞綱紀亂法度及敗而逐之不

治之事已不勝言矣宰相不能擇人每差一官則曰此

人中高第眞佳士也然不考其才行如何孔聖之門猶

分四科人才兼全者自古爲難今則不然以高科虛名

之士謂處之無不宜者何嘗問才之長短乎夫監司郡

守繫民之休戚今以資格付之丞相雖擇其一二又未

能皆得其人及至陞對既無過人之善粗無凡猥之容

則又未能極精其選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者大將而覆軍者皆未嘗誅戮之雖三代得天下以仁而啟誓六卿曰不用命戮于社義和廢厥職猶征之曰以干先王之誅況掌邦邑軍師之大事乎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爲官擇人不失其所長懋賞立乎前嚴誅設於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朕延一二柄臣皆能精白一心盡忠無隱宜勉乎此更勤夙夜以懋庶績豈不休哉初宣示溫叔色變上曰不謂卿等趙奏曰迅雷風烈雖不爲孔子而孔子色變者畏天怒也異日上復宣諭曰朕所著科舉論或以爲過或以爲是以爲過者史浩也以爲是者閻蒼舒也浩極長者故不欲朕用威刑閻蒼舒趨事赴功之人也故贊朕以爲是劉子宣適言亦云場屋之文朝廷假以取士與學優則仕異矣士大夫以此高下人物更相矜傲更相景慕亦可悲矣善乎文節公之言曰不爲俗學所累者可與言理道焉

薦楊誠齋

紹興庚戌十月倪文節公思爲中書舍人楊文節萬里自大蓬除直龍圖閣將漕江東朝論惜其去公留錄黃欲繳却當奏或以語楊楊亟作簡止之倪公答云賢者去國公論以爲不然既辱寵喻不敢復繳却當別作商量也楊公即以所答簡餘紙復止之云死無良醫幸公哀我得併別作商量之說免之尤荷公孫黑辭職既而又使子爲卿子產惡之至懇至叩不勝激切至以恩府呼之其欲去之意可見也然倪公竟入劄留之云臣聞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剛與狂狷皆非中道然孔子有取焉爲其挺特之操可與有爲賢於柔懦委靡患得患失者遠矣若朝廷之上得如此三數輩可以逆折奸萌矯厲具臣爲益非淺竊見祕書監楊萬里學問文采固已絕人乃若剛毅狷介之守尤爲難得夫其遇事輒發無所顧忌雖未盡合中道原其初心思有補於國家至惓惓也向來勸講東宮已蒙陛下嘉獎陛下踐祚首賜收召晉登冊府士類